



## 闹市江畔

张海华  
文摄



景洪市区澜沧江畔的湿地景观

出于对那块神奇土地的好奇与向往,从2014年以来,我到过西双版纳好多次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共包括3个县(市),即勐腊县、勐海县与景洪市,州府为景洪市。著名的澜沧江就穿过景洪市中心,是当地的著名景观。

以前,每次乘飞机到达嘎洒机场后,我都匆匆离开景洪,前往勐海或勐腊,从未在景洪市区的澜沧江畔逗留过。因为我想当然地认为,处在市中心的江河,最多人工景观好看一点,自然风貌不会好到哪里去,像我这样喜欢观鸟、拍鸟的人,可以不必在这里浪费时间。

然而我错了。今年国庆假期的行程,完全改变了我的偏见。

### 市中心的天然湿地

澜沧江发源于青海省唐古拉山脉,是中国最长的南北向河流。版纳境内的澜沧江,是它在国内的最后一段旅程。它从普洱市与西双版纳的交界处进入版纳,由西北往东南,一路流淌,最后在勐腊县与南腊河交汇,然后流出国境,改称为湄公河。此前,我去过勐海县北部的勐往乡与勐宋乡,这两个乡的境内都有澜沧江流过,我在那里的江畔拍过鸟,收获不错。今年国庆假期,我原打算利用假期的最后两天到勐腊县,去澜沧江的最下游看看,但由于疫情防控原因,前往边境有诸多不便,因此我放弃了这个计划,改为到景洪市区的澜沧江边观鸟。

10月6日下午,我入住离江边不远的酒店,放下行李后,随即带上摄影器材,步行前往澜沧江畔。由于位于中国的西南部,版纳的日落时间比宁波晚了一个半小时左右。因此,当我于傍晚18时来到江边时,太阳还高悬在远处山尖的上空,只不过光线已经非常柔和。天很蓝,云很白,山很青,都倒映在清澈的江水里,实在是美极了。

我走的这段澜沧江,位于景洪市中心,具体是从西双版纳大桥到下游的“猴山”(此为当地人俗称,位于澜沧江与流沙河的交汇处)附近,长约两公里,沿岸有宽阔的步道和各种休闲设施。江的两岸,现代化的大楼耸立,一派繁华气象。

不过,江畔的自然风景,却和我想象的有所不同。这里的江面,不是单纯的一江碧水向南流,而是分为两个部分:一半是江的主体,水流比较急;另一半,实际上是江畔的滩涂湿地,虽说其水域和江的主体直接沟通,但水面很平静,宛如一个个小型湖泊。湿地中有成片的芦苇荡,也有高高的茅草,在夕阳下,竟很有“蒹葭苍苍”的风致。岸边有大面积天然鹅卵石,石块中点缀着一丛丛正在开花的含羞草。当地政府还在江畔放置了一群亚洲象的雕像,远看像是真的一样。其实,在很多年以前,这里的澜沧江畔都是原始森林,大象正是此地的主人。如今,象群消失了,江畔倒成了鸟儿的乐园。

### 惊喜不断的观鸟之旅

那天傍晚,拍了一会儿风景,就赶紧去找鸟。果然,这么好的环境,没有让我失望。

斑文鸟成群结队地飞过,不时停下来,啄取草籽而食。它们不大怕人,可以靠近拍。夕阳西下,我看到3只斑文鸟的幼鸟停在同一根枝条上,紧紧挨在一起,准备睡觉,可爱极了。

走到水边,望见远处不时有白鹭、池鹭等鹭鸟飞起。近岸的水草丛中,也有一只鹭鸟在活动,起初我没认出它来,后来查了一下才知道它是栗苇鹀(音同“兼”,一說读“研”)的幼鸟,怪不得羽色斑驳,不像成鸟那样呈栗红色。

岸边的小树上,有只黑卷尾站在顶端,不时飞扑出去,捕捉过路的昆虫。这家伙全身黑得发亮,尾羽反卷,眼睛暗红,长得很有个性。黑卷尾在宁波属于迁徙路过的“旅鸟”,不大容易见着,而在版纳则四季可见。

白鹡鸰(音同“脊铃”)、黄鹡鸰、纯色山鹧(音同“焦”)莺等小鸟都在水边发出细碎的鸣叫声,直到日落之后,才停止歌唱。天色渐黑,我也慢慢往回走,江的两岸已是灯光璀璨。一路见到很多晚饭后来散步的当地人,我真的很羡慕他们——因为他们的家门口就有如此美丽的澜沧江。

7日一早,我赶紧又到了江边。前一天,我是沿着江岸往下游的“猴山”方向走,而这一天我打算往上游即西双版纳大桥方向走走。刚到江边,老远看到前方大树的顶上停着一只小鸟,看其轮廓就感觉有点不寻常,赶紧举起镜头拍了下来。回放照片一看,顿时大为惊喜,这居然是一只难得一见的赤胸拟啄木鸟,我还是第一次拍到!所谓“拟啄木鸟”,就是说,这一类鸟不是真正的啄木鸟,它们那粗而厚的嘴并不善于在树上凿洞捉虫,而便于啄食树木的果实和种子。这是我在西双版纳拍到的第四种“拟啄木鸟”。

跟很多热带鸟类一样,赤胸拟啄木鸟的羽色十分艳丽:背部为绿色,腹部亦多暗绿的纵纹;前额为红色,眼睛的上方与下方均有亮黄的色块,十分显眼;喉部嫩黄,而前胸为显著的赤红色。

可惜,才按了一次快门,它就飞走了,再也不见踪影。同一个位置,出现了一只灰头棕鸟。棕鸟科的鸟,在宁波可以见到的也有不少,如丝光棕鸟、灰棕鸟、八哥等,但灰头棕鸟在国内主要分布在西南部的省份。再仔细一看,这棵树上结着不少橙红的果实,原来这些鸟儿都是来享受早餐的。附近还有一棵同样的树,上面果实累累,吸引了大群的灰头棕鸟、红耳鹎、白喉红臀鹎等鸟儿来取食。

偶尔往天空看了一眼,又见到成群的灰头麦鸡飞过。它们飞得很高,灵动的身影与不远处的高楼和青山相映衬,美得像一幅画。

而在西双版纳大桥下面的桥体上,有很多紧挨在一起的鸟巢——它们是聚族而居的小白腰雨燕的巢。但见数以百计的小白腰雨燕,结群在大桥附近飞行捕食,边飞边发出尖锐的叫声。

### 恍若有情的钳嘴鹳

我是搭乘10月8日中午的航班回浙江,因此7日傍晚与8日早上又去了江边拍鸟。我想利用有限的时间尽量多记录一些澜沧江畔的鸟类。

我看到,一只红尾伯劳与一只黑卷尾在相隔不远处大声鸣叫,似乎都在警告对方:这是我的领地,不要来跟我抢食物。不过警告归警告,它们彼此倒是能和平共处,没有打起架来。这只红尾伯劳还飞身扑出,精准地逮到了一只绿色的大蝗虫。

我看到,白胸苦恶鸟在水草边小心翼翼地觅食,一见人影就赶紧钻入植被深处;矶鹬在石滩上慢慢行走,似乎对自己的保护色很有信心;翠鸟停在水边的横枝上,眼睛紧盯着水面;大个子的苍鹭在傍晚飞来,也在耐心等待捕鱼的时机。

我还看到,暗绿绣眼鸟、大山雀、黑胸太阳鸟、鹡鸰(音同“渠”)、棕背伯劳等鸟儿在树上跳跃……后来,大致统计了一下,在一天多时间里,我在澜沧江畔共见到了近30种鸟。

当时我就想,在以“三江”为特色的宁波,以后在江畔景观建设时,若也能尽可能地保留(或营造)天然特色的湿地风貌,使之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,那该多好!

8日上午10点多,在我即将离开江畔,准备乘车到机场的时候,我还是略感遗憾,因为没有看到原先指望能见到的紫水鸡、钳嘴鹳等水鸟。谁知,当我快走到车子边上时,一抬头,忽见一群大鸟从江畔升起,瞬间飞上高空,然后不停地盘旋、盘旋。这不正是钳嘴鹳嘛!我顿时惊喜莫名,赶紧又从摄影包里取出相机开始拍摄。说来也是神奇,这几十只钳嘴鹳居然飞到了我的头顶,且一直盘旋着没有离去。我掏出手机,拍了一段视频。

说真的,当时,我的心里充满了感动。我觉得,这些鸟儿似乎也很有情,在和这个来自遥远的东海之滨的观鸟爱好者告别呢!



灰头棕鸟